

重点
阅读

正青《最后的乡土》：

平淡峻切中时含诗意

□张炯

友会，女儿方敬、方爱，儿子方永等农村老少男女各种人物的命运浮沉和人生经历。作品展现出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各种人物生活前途的改易，以及他们中的多数如何从贫困逐步走向了富裕，走向了更为光明的未来。作者描写许多人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除了种地，还各显其能，或如方载亲推钢磨加工粮食赚钱，或如方载德购置汽车搞运输，或如安胜利等进城打工，如田忠、田小凤到城里开小饭馆，如李大柱当了包工头，甚至远赴新疆去承包土地，还有的则像方永那样考上大学，终于脱离土地变成了城市的户口。虽然在变动不居的生活洪流中，土地仍是农民的命根和传统家庭的依靠，但我国城市化的前景，毕竟已不可阻遏地改变了凝固的农业社会。

小说还描写了敬老孝亲、兄弟相帮、邻里相扶、勤俭持家等传统的道德习俗，在唯利是图的大潮中仍然牢固地被传承。而田禾庄的各种民俗风情，附近农田、山林、流经的尧河和高耸的葛洪山的四季景色，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

作者在小说的首页上题着“我们将在这片山河大地，永恒存在”。谨以此书献给土地与人”。表示他对于农村故土和人民的深切眷恋。他还在“序”中表白：“这部小说原本是致敬路遥的。”说明他对于《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的现实主义笔力的景仰。虽然他跟路遥处理的是不同年代的农村题材和主题，无疑，他的长篇小说中同样透着跟路遥近似的对于乡土的热爱和改变乡土的激情。但正青的创作毕竟具有自己的特色。它堪称是一部描写农村社会变迁的民族生活史，一卷有异于前人所写的农村生活的新时代的画卷。它的风格真实而拙朴，于平淡、峻切中又时含诗意。小说中刻画的人物，个个出场都很平淡，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和发展，最后掩卷，人人无不鲜活，各具一定的性格特点。如田厚生作为长者的“乐于助人”又精于盘算，方载亲的本分、善良和勤劳，退伍军人方载德的

军人气质，农家主妇方友会作为贤妻良母操心老老少少的贤惠，长姐方敬对家庭深怀责任感的爱心，方友杰因受父母溺爱自幼贪玩，赌博、不孝、败家，后来却能浪子回头，以及方敬与矿区技术员丰收结婚，方永与城里姑娘、老同学情愫的恋爱，都写得细腻而在情在理。作者描写老红牛与人的内心对话更别具创意。在方永与王倩的爱情描写中插进许多诗歌，在小说的叙述中引入穆桂英大战洪州的唱词，也都增添了小说的诗情画意和深切悠远的历史感。

小说的突出主题，如作者《后记》所述：我们把农耕之路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今却以前所未有的精神价值重新凝聚起国家、民族的力量，在古老土地上，开启了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向社会主义新时代跃迁的整体转型之路。我们将在历久弥新的土地上持续耕耘，创造美好，实现梦想——永恒存在。《最后的乡土》描写田禾庄人的生与死、忙活与道义、人性的失落与光辉、纷繁交织在农耕文明式微的民间与日常，借助三代农民“生命的经过”的推演，揭示中国大地的坚硬和人类生存的美，也奉上关于“家国同构、载亲载德”的传统反思，从而充盈思想正能量，引发读者更深沉的哲学思考。

作者正青原学工程建筑，在上大学期间为专心写这部小说而退学，其后历时十四载做了多次修改，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今天实为少见。正因此，他所达到的高度是很自然的。对于冀省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我国读者曾读到很多，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冀中农村，孙犁、梁斌、徐光耀等都留下了各自的经典之作；而改革开放以来，铁凝、关仁山、何申、贾兴安等对河北农村农人的描写更多姿多彩。他们的作品构成了小说界长长的农村历史画廊。《最后的乡土》虽然在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细节的提炼方面尚有攀登的空间，语言也有进一步加工的余地，但它能以饱满的热情和文笔表现新时代的历史变迁，并因表现独具特色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而引人注目，应该说这正是难能可贵的。

一篇小说，我们往往是在读完全篇之后，才能够真正领会一个标题的堂奥之所在。范稳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橡皮擦”这样一个普通学习用具来为自己近期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命名呢？作家对“橡皮擦”这一语词的使用，乃是在一种延伸出的借用层面上进行的。具而言之，前者意欲借用橡皮的功能表达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记忆的丧失，而后者，则试图利用橡皮擦的功能表达如同白金华这样的农民工内心里一种强烈的改变社会身份的愿望。

范稳《橡皮擦》这一中篇小说文本得以成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就在于一套远程家庭监控系统的巧妙设定。事实上，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说，也正是凭借着这样一套远程家庭监控系统存在，远在异国他乡的洪汉美，才能够及时地发现家中的异常情况，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方才得以最终成立。具体来说，小说的核心事件，乃是一桩未遂的入室抢劫案。早已退休的原公安局长洪玉林，年事已高，属于AD患者的初级阶段。几个子女因为工作、生活以及对老人的厌恶，都没有陪在他的身边，唯一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位叫郝妈的保姆。正是在做工过程中无意间窥破了这一“机密”后，白金华和白银华兄弟二人方才动了试图要从洪玉林家里劫走一点财物的心思。这样，也就直接导致了让洪汉美无意间目击了那桩最终未遂的入室抢劫案的发生。

但相对于一部别有意蕴追求的中篇小说来说，一桩入室抢劫案的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绕这一案件揭示出的另外几方面事实。其一，是案发现场白金华兄弟偶尔的“良心发现”。一个是，洪玉林再一次摔倒后，额角出血，帮助他用餐巾纸止血的，就是白金华。再一个是，洪玉林小便失禁尿裤子之后，他们兄弟俩的先后出手相助。先是白金华给老人找裤子，然后是白银华面对军装时的恶念顿消。置身其中的白金华兄弟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竟然有着一不容忍忽视的自我救赎功能。究其根本，白金华与白银华兄弟俩案发现场的数度“良心发现”，所充分说明的，乃是身为打工者的他们人性世界构成的某种复杂性。

其二，是洪玉林老人的一种精神困境。作

别有意蕴追求的叙事

——关于范稳中篇小说《橡皮擦》
□王春林

为早年就投身于革命的老干部，洪玉林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辉煌岁月。这一点，从他们家悬挂着的他与周恩来的合影即可见一斑。但即使是如此一位干了一辈子革命的前公安局局长，到了晚年时，也难免被世界抛弃的凄凉命运。未遂入室抢劫案一周后，洪玉林的儿子洪汉国一家搬来与老父亲同住：“他用下命令的口吻对妻子和儿子说：老人还在世一天，我们就陪他一天。”从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洪汉国他们其实原先就可以陪伴孤苦一人的老父亲。正所谓，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从洪玉林的如此一种精神困境出发，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年龄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权贵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到最后等待他们的恐怕都是某种凄凉的晚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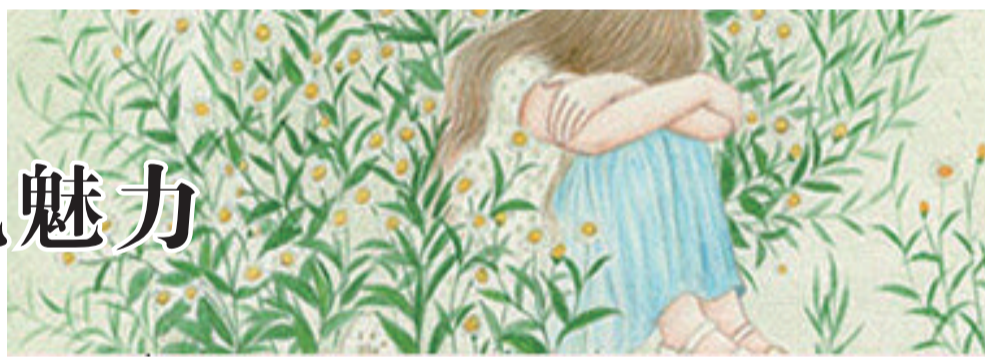
其三，尤其值得特别留意的一点，是对于当下时代一种阶层固化现实的犀利揭示。良心未泯的白金华与白银华兄弟俩，之所以要铤而走险地入室抢劫，固然有具体的触发点，但从根本上来说，恐怕还是与当下时代阶层固化的残酷现实紧密相关。白金华的感受之所以会如此真切，关键因为在他十多年来的打工过程中，早已清醒认识到了城市对自己的那种隐然拒绝，而如同洪玉林这样一个年迈的老人独占一座豪宅的现代权贵阶层更让他们强烈地感受到阶层差异的存在。他们之所以把洪玉林家确定为打劫的对象，与这一点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此外，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且特别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小说结尾处关于洪玉林当年改换门庭的相关描写。当年的洪玉林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革命者，乃是因为15岁时不管不顾参加了解放军的缘故。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洪玉林尚且可以凭借参加革命的方式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当下时代面对阶层固化现实的白金华与白银华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说实在话，除了这个简直就是无解的命题之外，我们确的确无法开出相应的药方来。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所谓的“橡皮擦”这一标题，恐怕还隐含着有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擦”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隔阂与差异的这样一种理想愿景。

李东华《焰火》：

美与精致的非凡魅力

□马光复



认真读完东华的新作《焰火》，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焰火》的主要内容是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中学生的青春期心理变化，讲述了主人公哈娜与艾米之间的认识、交往、心理意向以及少女之间的妒忌、交融和互相包容到互相理解。这其中的人物心理变化隐含着青春人性多样、复杂与变异，以及人性美的展示。作家把握住了这种变化，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灵动，形成了艾米这样具有青春少女特质的艺术形象，以及美德化身的、抒情诗样的哈娜这样的艺术形象。生动的小说讲述和极其细腻的细节描述，把青春少女以及周围的学生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在这里，作者把普遍真理与个体特质结合起来，将人性的高贵、复杂、交融、向上表现得入木三分。哈娜的美不仅是外貌的美，同时也是人性的美。在她的身上交织着苦难、快乐、苦闷与幸福，是一个幻若天仙又很现实的人见人爱的小女生。她的气质是书中的亮点，是作者努力描绘并向读

者推荐的一道彩虹。所以，这个人物形象是很成功的，是儿童文学群落里新增添的发光的人物。同样，另一位主要人物艾米，是具有个性的女中学生。女生之间的妒忌是常见的，但是，把这样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的却不多见。东华把这个人物以及她的心理活动描写到了极致。那种极其细腻的心态变化，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苦心与功力。作家几乎调动了所有的修辞方式、动人与细腻的语言，从另一个主人公的视角出发，精致地去描绘哈娜。我们的儿童文学大花园，描写美的、漂亮的女孩子的作品不少，但能够给人留下极深刻印象的，形成艺术形象典型人物的却极少。通读全书，哈娜作为一个极其美丽、聪明，既平凡又高贵，有文化气质、又有宽广胸怀的、纯真的犹如天然水晶一样的艺术人物典型形象，深深感动了我们。

多年以来，老师和家长以及评论界一直提倡纯文学阅读，阅读高雅的文学作品。当然这也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我们

期盼着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特别是反映当代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

读《焰火》是一种享受，是美的享受、语言的享受、生活的享受、艺术的享受。它是一部不俗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性极高的青春期成长励志长篇小说。不难看出，东华是极其用心地在写这部作品，那种真情实感，那种刻骨铭心，那种丝丝入扣，浓浓地流淌在字里行间，它像一首打动人心的诗，它也像一曲拨动人们心弦的交响乐。

最后我想说说这部小说中的青春期的生理与心理的刻画，以及人们关心的男女学生“交往”问题。首先要区别“男女生交往”与“早恋”。本书写了“男女生交往”，但绝不是“早恋”。早恋在儿童文学作品里，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早恋不是不可以写，当今，这已经不是问题，是生活中确实就有的现象。逃避不是办法。作家书写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复杂情感本没有问题，是正常的。我们应当持开放态度，正视生

活，反映现实，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第一要真实、自然；第二要高尚、纯洁；第三要规范、合理。《焰火》中并没有描写早恋，只有男女生交往。这种交往，同样需要注意以上三点。这三点在本书中，作者是把把握住了，而且把握得很有分寸。书中的哈娜与男生沈振宇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沈振宇身上，是青春萌动，有着爱慕女生的心理，这不奇怪，哈娜同样是光明磊落，并没有哪怕些许的早恋心态。所以在书中刻画的仅仅是纯真的少年男女的青春期懵懂的心态描绘，是少年男女之间的友谊，同学之间的正常关系。所以说，这是一部真实的描绘青春心理变化与成长的积极向上的小说。应当说，《焰火》这样的书写，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史增添了新的色彩，丰富了我们的儿童文学的大花园，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美的人物典型，美的青春，美的意境；精致的构思，精致的语言，精致的刻画。《焰火》证明了，美与精致真的具有非凡的魅力。

清丽而陌生，是一种叙事，更是一种倾诉，是一种对情感的深度触摸。

语言的丰富隐喻和层次，成为密密编织、倾泻而下的语流，“多年以后”等类似的表达构成了文本的叙事结构之一，这是现代性的叙事技巧在儿童文学文本中的创新运用。关于时间和命运的表达，确实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是稀缺的，包括在李东华之前的创作中也没有这么深的触及。这种表达拉长了作品的纵深感，带来了关于命运无常的体认感。这种叙述的延宕，时间节奏的自由起落，使叙事的空间开始了膨大和扩张，有了细密的层次和今昔交织的感受。由此，作品展示出了一部李东华作品之前不曾出现的苍凉感和无常感。

当然，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坚持就要以美与善为旨归的叙事伦理，坚持恒定的真理，和那些植根在个体深处的价值关怀。生命无常，哈娜却像天使一般高贵对待这命运之手，甚至把所有不好的事都当做他人的善意，而她的同学继续在她身上获得精神成长的力量，在度过挣扎期、惶惑期后，“我”和沈振宇等平安度过了自己分裂的青春期，度过了心理上的惶惑，完成了成长。

“我于其中发现了小说的另一个空间，广阔的，具有新鲜刺激的质地，就像一道豁口，隐隐露出暖昧的光亮，然而光亮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这句话，是对《焰火》的最好注解。

所有人心中的“焰火”

□陈香

《焰火》还是李东华熟悉的成长小说的题材，但却完成了她对自己的突破，更是对成长小说的主题拓展和叙事可能的突破。少年时期，困惑和渴望、恐慌与顿悟并行的心理历程，成为充满了悖论和张力的人生阶段，为创作开辟了意味深长的审美空间。诚然，《焰火》写的还是独特的生命个体成长的隐秘和故事，个体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建构，难以言表的复杂的心灵成长，然而，却呈现出了一种宏大的格局，和直指人性深处的探寻，展现的不仅仅是少女的迷茫和成长，而是命运无常所带来的悲怆感、无常感、美好毁灭所带来的巨大的悲剧感和人生面对无常命运时，可以生长和保持的高贵的风度。所以，正如我们无法用“成长小说”为《草房子》命名一样，“成长小说”也无法为《焰火》命名。

这部作品是一部灵魂的自白书。那种巨大的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灼伤自己的难以言说的情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情感——嫉妒。很少在成长小说中，看到作家对这种深入骨髓的人性进行

如此深刻不保留的袒露，赤裸裸的解剖，因为作家都害怕读者的对号入座，而这种巨大的隐秘的情感，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阶段都经历过。也许，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哈娜的存在，而从心理意义上跨越“哈娜”，认识个体和人生的局限和不足，则成为成长途中必须要完成的课程。作家以一部少年版的《忏悔录》，发出了对每一个人的灵魂之问。我为这种勇气而心折。

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所呈现的魔力，是作家对儿童文学领域成长小说题材的一种尝试和推进。

看似线性推进的时间叙事的背后，隐藏着情感流动的轮廓的线索，形成了作品的复调结构，情感与时间构成了一种复调的双线结构，甚至指引了时间的跳跃、展开或延宕，由此，作品在对个体灵魂的自我敲打和自我叩问中完成了对自我的发现、自我的拯救和个体成长意义上的求索。故事情节不断与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交织，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双线交织，故事由此延宕不息，张力十足。文字低缓而隽永，

《焰火》恢复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文本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可解性，呈现出一种久违的、能攫住人心的美感。

目前，儿童文学界基本认可根据年龄段的三分法——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这里的“少年文学”，在题材边界和美学特质上，与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是相合的。青春文学却不是，与儿童文学的单纯、干净、积极、温暖、和谐、向善不同，它更热衷冲突、尖锐、沮丧、哀伤、叛逆、晦暗，甚至残酷。在儿童文学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少年小说都明显薄弱。在少年小说中，能着力描写青春特有的、具有普遍性的生活、情感、心理的作品，近些年更是少见。而《焰火》，从目前的少年小说和青春文学都没能顾及的这个稀薄地带婷婷而生，就格外让人瞩目、欣喜。

类似的故事在青春文学里并不少见。如果是流行的青春文学，笔墨的重点可能会在艾米、哈娜和男孩沈振宇之间的关系上，书写一段或伤痛或美好的青春之恋，或者一段友情与爱情的矛盾交织。但《焰火》打开的，却是艾米的心理空间。作者持着精微的刻刀，去雕绘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像蝴蝶、像花瓣一样娇嫩敏感的内心，但是作者没有沿着故事的河流一路奔涌，而是经常逆流而上，不停地克服故事的惯性，细腻而敏锐地呈现艾米内心的声音，这个女孩所有的感官都被打开，一朵花，一滴雨，一片夜色，都沾染着她的情绪，营造出一个青春期的心理世界。打动我们的，让这个小说与众不同的，正是这个内在世界的完成。

毫无疑问，艾米的内心世界被嫉妒主宰。“嫉妒”是小说里最主要的情绪推动力。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非常熟悉的一种情绪体验，可以说李东华找到了一个既普遍又鲜少被认真书写的青春心理基点。小说用了充分的专注力，抓住一个少女的嫉妒心，层层推进，不断往内心深处走，不给艾米也不给读者逃避的空间，说到底，是作者不肯给自己留有余地，有一种迎难而上的决绝。她把艾米的嫉妒与窘迫如此袒露，非但不让人厌恶，反而让我们更加理解、疼惜这个人物，更重要的是，她让读者能回溯自我，理解、接纳不完美的自我，包容、善待不一样的他人。

所以，在我看来，小说以“嫉妒”为心理基点，真正的核心却是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和身体的生长不同，它很少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焰火》的力量就是让读者认识到精神成长可能面临的危机，以及面对矛盾、迷茫、错位时如何认知自我，如何自救，如何获得精神上强劲的力量。艾米如何走出家庭变故和哈娜带来的危机，是小说充分展开的精神历程。但哈娜和沈振宇同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精神成长。哈娜如何从破碎的、不堪的童年生活中生长出如此温和、通透、善良的性格？沈振宇如何因为哈娜而改变？哪怕是成年后的艾米，仍旧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在对哈娜的回忆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支撑现实的生活。这也是《焰火》和很多青春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宣泄青春之痛，而是重建青春的心理能量；它不像少年写作那样沉溺，而是有着过来人的引领性。

《焰火》的青春气质还在于对语言近乎极致的美感追求。作者笔下，没有马马虎虎、草率无效的语言滑行，而是一字一句、一行一段，都如音乐、如绘画，跟着人物心理的节奏，细细描绘，努力寻找那个能让事物、气味、情绪生动而又独特的表达，它追求的根本不是流畅、妥帖、简洁、真实、自然……而是极致、陌生、繁复、新颖，甚至是华美。这些被作者重新组合、激活的词语，包裹着我们永远逝去的青春。

正是这样的语言，才塑造出了艾米的世界，才能满足青春期的美的觉醒，才能点燃青春的焰火。它的语言不仅仅是在完成故事，而且也是在完成语言本身。甚至，在这部小说中，会隐约感觉到先锋小说的影响，语言、叙事结构和心理空间充分打开，虽不尽完美，却勇敢、坦诚、充满魅力。

逆流而上的美

□刘秀娟